

猎场传奇

王 栋

内 容

社



猎场传奇

LIE CHANG CHUAN QI

王 栋

猎场传奇

王 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·呼和浩特

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短篇小说集，真实地反映了内蒙古半农半牧区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。作品乡土气息浓厚，人物形象丰满，结实，幽默，而又色彩奇异，具有一种吸引人的艺术魅力。

作者在追求朴素的美，而又着力于情节的奇，美与奇的结合，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。

猎 场 传 奇

王 栋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6.625 字数：172千 插页：2

1980年7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177 每册：0.58元

目

录

查干河在欢笑.....	1
巴林雄鹰.....	14
中校的母亲.....	28
吉尔格郎.....	37
福字灯笼.....	47
猎场传奇.....	56
腊梅花.....	71
姊妹镯.....	78
吃“鬼”.....	90
莲花山下.....	106
虫王爷的胡子.....	122
一块宝地.....	136
信号弹.....	150
假腿的故事.....	161
红背心.....	166
草上飞.....	180
“弥勒佛”.....	194

查干河在欢笑

一 夜访的途中

今年夏天，我在草绿花香的巴林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的时候，常常听到人们提起“神货郎”三个字，我断定这是一个人的绰号。可是这“神货郎”到底怎么个“神”法呢？晚上，我这样问公社秘书关其格同志。他“嘿呀”一声，竖起大拇指，推崇备至地说：

“这人不简单！几年以来，全区的几次劳模会、群英会呀，回回没少了这位神货郎。至于怎么个‘神’法嘛，千闻不如一见，走，我领你去看，你就知道他神不神了。”

我欣然地跟着老关，披着星光，闻品着草原上浓郁的花香，走向那达慕会场。

白天，比一只彩色的凤凰还美丽，比查干沐沦河还沸腾的那达慕会场，现在，又换了一副新的装饰，活跃在眼前。看哪！会场四周，明灯和明灯拉着手，篝火与篝火靠着肩，围成一个很大的光圈儿。远远望去，好象一只巨大而神奇的金钵，发射着灿烂的光辉……走到跟前，明灯下，有张张笑脸，篝火旁，簇拥着一群群唱歌跳舞的人们。

我们顺着那位白胡子老牧人指给的方向，朝着一盏明灯走去。那原来是一座雪白的大帐篷。一盏汽灯，挂在帐篷的支柱

上。灯光下，几十个人，围成圆圈儿，以轮大襟^①的规矩，互相传递着一只钻花银碗，唱歌喝酒。帐篷前，十几位花枝招展的姑娘，簇拥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尽情地唱着劝酒歌儿。喝酒的人，脸红得如一片彩云，可是劝酒的人，歌调越唱越高，促使着喝酒的人开怀痛饮。

我悄悄地问关其格同志：

“神货郎在这儿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哪位是？”

“你找吧，谁胖，谁就是。”

根据老关说的，没费事儿，在喝酒人们的右上席^②发现了我要见的人，这确实是位胖得很够意思的人物。他四十来岁，铜盘形的大脸，闪耀着紫红色的油光，浓眉毛，黑胡茬，高鼻梁，大方口，一脸讨人喜爱的福气。我，不由得想起了蒙族同胞传说中那位嬉戏罗汉^③。是啊，他确实象那位讨人喜爱的神罗汉。看，不论从身材长相上，或是谈笑的风度上，都很相似。这位胖大汉又是那样受人尊敬！人们让他坐在首席位置上，每一碗酒都从他这里开口，每把割全羊的刀柄，都朝着他放着……

我们蹲在旁边，直望着喝酒的人们，说说笑笑，把酒碗传了十二圈儿。可是那酒，越斟越涌，劝酒歌儿越唱越高。关其格悄悄问我：

“咱们是入席参战呀，还是班师还朝？”

看席上那阵势，酒有喝到东方亮的可能。酒量低微，无能参

①轮大襟：牧民们喝酒的一种规矩，按长袍大襟扣子结的方向，传递酒碗。

②右上席：蒙古包里高贵客人的席位。

③嬉戏罗汉：民间传说的十八罗汉之一，身材胖大，性格幽默，见义勇为。

战，老关指的两条路，我当然选择后者。

于是，我怀着兴奋但又不大满足的心情，跟着老关往回走。老关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便笑呵呵地说：

“看见人了，事儿也就好说了。其实他的事儿，我都了解，甚至，有的事情我比他记得还清楚。因为他这个人从来不把自己的成绩放在心上，可是我呢，在公社党委担任组织工作，认真总结干部的功过，是我的业务。”

他说着，指指他那很有意思的大脑瓜，风趣地说：

“神货郎的‘神’事儿，都在这里边装着哪！”

“太好了，非常希望你讲讲！”

“讲就讲，我就是爱讲。”老关抬头望望满天星斗，很感慨地说，“可是，神货郎的事迹，一宗宗，一件件，都赶上这满天星斗多了，你让我从哪儿说起呢？噢，还是让我信口开河吧！”

老关进入沉思。我知道，这是善于讲故事人的习惯动作，于是洗耳静听起来。一阵夜风吹过，把会场上的歌声驮来又背走。躺在眼前的巴林草原和仰卧在草原上的丛山峻岭，都好像酒足饭饱的人，坠入甜美的梦乡，只有爱说爱笑的查干沐沦河，还在发挥着自己的特长，用它那琅琅的话语，向满天银星，讲叙着神奇的故事……。

“从这儿说起吧！”老关望望天空，用抒情的语调儿向我讲起了神货郎的故事——

二 大闹敖包会

有一件事，发生在日本鬼子倒台那年。

七月十五日的敖包会上，经常来做买卖的那个“福全号”的马掌柜，又领着他那一群买卖人，赶着货车，拉着骆驼群，来赶敖包会。

这个马掌柜长得细高个，酒瓶子脑袋，两只马蛇子似的眼睛滴溜乱转，精薄的一双小嘴唇儿，能把拴马桩子说得长出耳朵。

这小子做买卖的手段可黑啦！每次牵着一峰骆驼，驮着布匹来，完了也得牵着十峰骆驼驮着皮毛走。来时带上十块砖茶，走时最少也得赶上十条大犏牛。穷苦牧民背粪筐挣来的钱，跟着牛屁股挣来的钱，好不容易啊，可是都跟流水似的，进了奸商的腰包。

这小子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？他除了会看行情，能投机倒把以外，他还有一杆昧良心的“宝秤”。这事儿慢慢地被伊达木斯楞这个机灵的小伙子看出了门道。

当时，伊达木斯楞正给梅林^①放马，他把马群交给别人代管着，自己跑到福全号货栈，看商人过秤。

嗨！福全号货栈，一片繁华：临时搭起的八八六十四间席棚，按着蒙古人的集会习惯，围成圆圈儿。圆圈中间，耸立着一杆三丈多高的旗杆，上挂一面红缎子绣金边的大旗。旗上端绣着一幅“招财进宝”的彩画；旗下端，“福全宝号”四个大字竖绣中间；两边佩绣两行金字：上联是“货真价实，言无二价”，下联绣“买卖公道，童叟无欺”。旗正面是汉文，旗背面是蒙文，两面上端的彩画一样，下边的言语相同。微风一吹，彩旗飘荡，金字闪光，真有招财进宝的气势。大旗下面的席棚前，人来人往。这间棚里摆满绫罗绸缎；那间棚里放满茶盐米面；这里平锅上吱啦啦地烙馅饼；那里茶锅里泛起红色的浪花；这里，铜宝盒子揭开盖放着，招引赌客；那里，赌头用指头肚子大的骰子，当唧唧当唧唧地敲打着大海碗，勾引着赌徒……然而，尽管买卖人如此大显神通，棚前的生意还是一片萧条。馅饼送了尺半高，没人理睬；茶锅里翻起黑色的波纹，却没主顾登门。穷苦的牧民们，只是拖儿带女，唉声叹气，绕道而过，背着皮毛去换他们急需的东西。

唯独收买皮毛，出卖盐茶的这个棚前生意兴隆，算盘声噼里啪啦响成一团，尖声细气儿的过秤歌儿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伊达木斯楞站在卖皮毛的人群里，看那掌秤的商人过秤。秤，

^①梅林：封建王府的一种官衔。

还是往常使的那杆，过法也和往常一样：往进收皮毛，秤杆低着头，往外卖东西时，秤杆一撅一撅的，有时高得打不住砵。“嘿，这样过秤，商人不是大大的吃亏吗？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鬼！”伊达木斯楞想到这里，便挤出人群，一步五尺，走到掌秤商人面前，一拍胖胸脯，笑咪咪地说：

“掌柜的，求个事儿，看看我胖子多少斤？”

他说着把破皮袄一抡，一拍胖胸脯，蹲在地下，双手抓住了大秤的吊钩。

那掌秤商人见是一位楞头楞脑的胖小伙子要过秤，也逗趣儿地嘻嘻一笑，拉着长声喊：

“抬——”

伊达木斯楞把两只大脚盘在胳膊上，胖大的身子悬了起来，坠得秤杆高高低低稳不住砵。他笑着向掌秤商人说：

“秤杆低点不怕，我胖子愿意斤秤多一点儿。”

“好，来个平秤吧，撂，一百六十三斤整！”

“不错？”

“噻，这多少年啦，错了管换！”

在人们的说笑声中，伊达木斯楞披上破皮袄，一拍胖胸脯，笑哈哈地向人们说：

“嘿，骨头给咱长了一身好膘。老的少的帮我记着，我这个胖子一百六十三斤整！”

小伙子说着一步五尺地走了。

中午一到，买卖人换班吃饭了。伊达木斯楞见收购皮毛的又换成另一伙人，便挤出人群，一步五尺，走到新接班的掌秤商人跟前，恳求地说：

“掌柜的，求个事儿，看看我胖子多少斤？”

他说着抡掉破皮袄，一拍胖胸脯，抓住秤钩。

那掌秤商人觉得这个胖敦敦的小伙子儿很好玩，哪知他的用意呢，于是尖声细气地喊：

“抬——”

“掌秤的，高着点秤吧！”

“好，咱就高擗高撂，撂，一百七十五斤半。”

“多少斤？”

“一百七十五斤半！”

“不错？”

“斤是斤，两是两，分厘毫丝都不错！”

“嘿！”伊达木斯楞两眼立刻瞪得溜圆铮亮，向掌秤商人大声吼道：“一个胖子你们给过出两样斤秤，你们的良心长到腩沟去啦！”

小伙子一把夺过大秤，双手握住秤杆，往膝盖上一担，直听“喀嚓”一声响，秤杆撅成两段，忽见银光一闪，从秤杆中，“咕噜噜”滚出两个银珠。

众人细细一看，那秤杆原来是个空心筒，那银光闪闪的物件，却是两颗水银珠。人们这才恍然大悟：

“噢！这丧良心的秤，原来是秤杆越低越大，越高越小呀！”

过秤的商人们，大眼瞪小眼，个个气得翻白眼儿。伊达木斯楞又愤怒地问那掌秤的商人：

“你们马掌柜的呢？”

没人答复。伊达木斯楞冲出人群，猛抬头，直见那面绣着彩画的大旗，还在哗啦啦地飘着，上面“买卖公道”等金字，闪闪发光。胖小伙子不由怒火千丈，上去一脚，直听“喀嚓嚓”的一声巨响，杆倒旗落。整个福全货栈的买卖人，都变成了石头人。

伊达木斯楞攥着两个拳头，瞪着眼睛，气势汹汹。他找到马市，直见那马掌柜站在拴马桩旁，正和一个穿绸裹缎的人“袖里吞金”讲生意。伊达木斯楞冲到跟前，指着马掌柜的鼻子尖喝道：

“嘿，一个胖子你们过出两样斤秤，你们的良心，长到腩沟去啦！”

马掌柜见这胖小伙子来势凶猛，马蛇子眼珠一转，酒瓶子脸立刻堆下笑容，说：

“嘿嘿，有话好说，和气生财……”

“你生蛆去吧！”伊达木斯楞声起手落，一个满脸开花的大嘴巴，打得马掌柜忘了东西南北，直往后退。没曾想后边是个大粪坑，里面积满臭水，飘着一层长尾巴蛆。咕咚一声响，马掌柜一个“鲤鱼穿沙”扎进粪坑，足足喝了两口臭水之后，才紧刨慢蹬，爬上坑沿，连漂在臭水上的那顶红疙瘩黑缎子帽垫都没顾上打捞，擦着两把臭泥，眼头溜星，狼狈逃窜。

在人们的欢笑声中，伊达木斯楞一步五尺，走出人群去放马；在人们的欢笑声中，那些黑心的商人，悄悄地藏起大斗小秤……但是，没等人们把那口舒心的气吐出，祸事落在伊达木斯楞的头上，马掌柜用二指宽个纸条，请来几个警察，把胖小伙子五花大绑，拿到警察署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押入监狱……

十天以后，当牧民们七凑八凑，聚足了钱把他赎出来的时候，这位胖小伙子已经成了血人。可是，打烂身子打不烂心。伊达木斯楞把仇恨记在心里，一生的志愿也在心里扎了根儿，他发誓一定当个公买公卖的买卖人！

三 第一个股东

伊达木斯楞的理想实现了！神风赶走乌云，草原见了青天。解放后，牧区组织购销店。在宣传建店的第二天晚上，嘎查达^①正和嘎查干部们商量筹集资金的事儿，伊达木斯楞突然出现在干部们的面前。他肩扛着一盘马鞍子，手提马嚼子，没吱声先从怀里掏出个红缎子包裹，往桌上一放，向嘎查达说：

“都给我胖子写上！”

^①嘎查达：蒙语，村长。

胖大汉说完，扭头就走。嘎查达将他一把拉住，随手打开包裹，里面原来包着很厚很厚的一迭现款。

嘎查达不禁惊奇地问：“你这是——”

“入股，做买卖！”

人们一下明白了。嘎查达向胖大汉说：

“咱们建立购销店，倒是欢迎群众入股，可你不应该卖了‘腿’^①呀！”

“卖啦！咱入股做买卖，也不追兔子打狐狸啦，留匹马白吃草啊！”他一拍桌子上的红包，说：“一匹枣红马全在这！”说着背起马鞍子，就往外走。但是，刚一出门，又想起一件事来，扭回头向屋里说：“咱们也做一面大旗，上绣‘公平交易’几个大字！”

干部们同声地笑了。胖大汉一步五尺，向家里走去。他在镇上呆了一整天，还没吃饭呢，本来卖了马他可以足足地喝顿酒，可是他没舍得，他留着钱还入股做买卖哩！

在人们的谈笑声中，购销店的股金帐上，出现了第一个股东的名字——伊达木斯楞。

不久，购销店开张了，这位胖大汉走进柜台。且看这位刚改行的买卖人，全身仍然是牧马人的打扮：上套肥大的狍皮坎肩，腰扎宽腰带，下穿肥裆裤子，脚蹬纳云布靴，只是头光着，这也是他牧马时养成的习惯。他是这个购销店的第一任经理，也是第一个营业员。他一边粗手笨脚地拿尺量布，还一面同人们说笑：

“嘿，没什么，能驯马就能做买卖！”

草原上吉星高照，牧民家里如同栽了摇钱树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三斤羊毛，可以换回一块好砖茶，一张好牛皮，就能换回一台收音机。人民的生活一步登天了，更乐坏了伊达木斯楞。巴林草原北部这个地方，山峰林立，沙窝连着沙窝，交通非常不便。这

①腿：牧民们有时这样称呼骑马。

位胖经理见牧民们登山涉水地跑来买东西，太耽误工夫，便拴起货郎挑——经理变成了货郎，一头挑个大箱子，装着细软商品，另一头挑个牛皮口袋，去时装砖茶布匹，回来盛皮毛。挑子总是装得满满的，往哪一放，活象两头二岁子牛犊。挑起来压得扁担颤颤悠悠，好似一只弯弓。要知道啊，象伊达木斯楞这样的胖大汉，如果当摔跤手，肥大的身板算是有利条件。然而要挑起沉重的挑子，上山下坡跋沙窝，那情形就可想而知了。可是胖大汉满不在乎，他说：

“嘿，没什么，能驯马就能当货郎！”

确实这样，胖大汉的买卖做得可红火啦！东村的老爷子要做衣服，他准送去古铜色的布匹；西村老太太的锅子坏了，他准送去个新的；小伙子要会情人吗，拿什么礼物，胖货郎早准备好了；姑娘要给心上人绣荷包，去找胖大哥，五彩丝线，金银珠子，样样俱全。

因此，人们象唱赞歌儿似地说：“伊达木斯楞哟，真神哟，你心里想啥，他送啥，真赶上佛爷了！”

有的人就说：“别叫他胖货郎了，叫他神货郎吧！”

恰如其分的绰号，是很容易流传的，“神货郎”三个字，好比草上飞驰的梅花鹿，不几天的工夫，就飞遍了巴林草原。

这，仅是“神货郎”名字的来源，还不算“神”，更有意思的事情，还在后头哪！

四 意外的收获

有一次，我们这里开展畜产品收购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。但是，也遇到一位很难办事的老太太。提起这位老人，现在我关其格的脸上，还热乎乎的呢，因为她是我的母亲。

我的母亲在这凤凰山下，是个出名的过日子好手。能干又勤俭，人们都说老人家是个金匣子——永远不漏。可是这一长处，

有时候却变成短处。别人家都把皮毛卖给国家了，我的母亲却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不是除了锅灶再没财产，除了骚楞^①再没牲口的年月了，穿有棉布，吃有奶食，不用钱，我忙着卖东西干啥？”一边说着，嘎噔一声，一把七簧大锁，锁住了仓库的门；然后，把钥匙往腰上一拴，解开长袍的大襟，把她那胖敦敦的小孙子一抱，赶上羊羔上了河边。我们两口子都是干部，得劝劝母亲啊！咳咳，不等你张嘴，老人家的脸早板住了，“啪”的一声搯掉烟灰，沉着脸发起话来：“哎哟！蒙古人堆儿里，唯独懒汉才厌恶自己的粪筐沉。我的东西再多，是牛羊给我的报答，谁也别替我操心！”说着，还采取了新的措施，把做奶豆腐的大锅往仓库门口一安，一面干活儿，一面站上岗啦！无法，我去请神货郎。

神货郎听我把老人的情形一介绍，大脸笑成了一轮明月，大巴掌摸着下巴，笑眯眯地说：

“常言道，心再硬的施主，也搁不住三千六百声阿弥陀佛。买卖不成话没到，你慢慢来。有时间，我去拜访拜访老妈妈！”

六月一天的下午，神货郎挑着挑子路过我们营子。当时一阵暴雨刚过，天还落着雨点。道上除了水就是泥，非常难走。他卷起裤腿，手提着鞋，汗流浹背，匆匆赶路。天黑以前，他要赶回购销店，把收到的皮毛交回，不然就要影响到这个旬的收购任务。

当他来到我们营子前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妇女们拖儿带女，嚷嚷吵吵地往营子西头跑。一看那情形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。他把沉重的挑子换了换肩，也急忙向营子西头奔去。

一股汹涌的山洪，好似惊慌了的烈马，滚下西山。恶水又象一柄无情剑，斩断了营子西头的拦洪坝，咆哮着，翻着黑糊糊的浪涛，向营子里冲去。

营子里人们闹翻了天。当时，男人们都到牧场去了，营子里

^①骚楞：蒙语，黄鼠狼。

只留下些有小孩的妇女和老太太看家。妇女们跑到拦洪坝上，用铁锨，使簸箕，端土挡坝。但土刚倒进坝口，立刻被冲走。坝口越冲越大，洪水越来越猛，有的人家的门口，已被洪水包围。营子前边的平甸上，垛着各家的干牛粪，粪垛旁是蔬菜基地。只要洪水从这一过，全营子的烧柴和那一百多亩绿莹莹的蔬菜，都得被冲走。无情的洪水，渐渐逼向人民的生命财产，大人嚷，孩子叫，乱成一团……

“嚷嚷什么，都跟我来！”神货郎把洪水做了详细观察，一挥泥糊糊的大手，向人们大喊着，已经光抡了膀子，紧紧腰带，挽挽裤腿，一伸手，从一辆勒勒车上拽下个装粪的大囤子，往地下一放，向人们说：

“往里装土！扬草！上去几个人踩！”

人们立刻动起手来，不一会儿，囤子装满了，神货郎在囤上拴好绳子，他又搬来几块大石头，压在囤子上，大手一挥，好象个威武的将军，发下命令：

“全体用力，把囤子推进坝口——一——二——”

众人也随着一声呐喊，力气合成一股绳，只听噗腾一声，囤子塞进坝口，洪水立刻翻起一人多高的浪涛，把沉重的囤子冲得摇摆起来。

“嘿！囤子还轻吗？来，这还有个二百多斤的胖子！”神货郎背上驮块马驹子一般大的石头，一边喊着，一个箭步，跳到囤子上，把石头放下，一个驯马手压马的架式，往那石头上一骑，那囤子真的被他压稳了。他摊开双手，把住坝口两边的土岸，大喊：

“再来一扇门板！”

洪水从神货郎的两肋涌过，人们急忙把板门递下去，他把门往怀前一横，双手死死把住两岸，那架式真象蛟龙挡坝一般，洪水被挡得失去了威力。但水位很快地上升，不一会儿又从他的肩上涌过，吓得岸上的老人们大惊失色，有的竟喊起了佛爷。

“怕什么，快扔土，往我身后扔！”

一锹锹泥上，从四面八方飞向神货郎。

“大点劲，往我身上扔，怕什么，我也不是纸儿糊的！”

粘糊糊的泥土，围着神货郎的身子，筑起高高的土坝。洪水翻起浪涛冲了几下，没有冲开，只好打着漩涡，翻着浪花，顺着以前的旧道，规规矩矩地流走了。这时，雨过天晴，太阳露出了笑脸，一道艳丽的彩虹，在草绿花香的巴林草原上空，搭起一座美丽的桥梁。爱说爱笑的查干河，见景生情，用它那琅琅的话语向蓝天、白云、雄鹰、小鸟儿……讲叙起神奇的故事……

众姊妹拉住神货郎，帮他 from 坝埂上慢慢拔出身子，这位神货郎已经变成泥人。

老人们疼爱地说：

“可苦了这位好心人啦。”

神货郎吐出嘴里的泥沫子，掏出耳里的泥疙瘩，笑哈哈地向老人们说：“嘿，热天的冷水对于胖子啊，比烧酒还提神！”

胖货郎说着挑起货郎挑就要赶路。可是没等迈步，却被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拉住了。老太太向妇女们说：

“孩子们，出过力的骏马，要撒到长嫩草的河边上；办完事的好人，要用高贵的奶食招待——这么一副挑子，还让人家自己费事吗？”

妇女们一阵欢笑，来夺神货郎的挑子。神货郎一见大家要让进营子啊，忙说：

“谢谢大家的好心，我呀，要马上加鞭啦！”

“诚实的神货郎，怎么和知心的人讲起了客套，我们的酒里有毒吗？”那位慈祥的老太太越说越不高兴，脸一板，生气了。

神货郎急忙向老人解释：

“老妈妈别生气，今天是旬末，这十天的任务，我还没完成。我现在得急忙到山那边，收上那里的一百多斤毛，天黑以前，赶回购销店哪！”

那位老太太板着脸，反问神货郎：

“非得那里的羊毛？我们这儿的羊毛不能完成任务吗？”

“老妈妈——”

“牛羊盖地，还能难住你这好心人？你要金马驹子玉石饴我没有，要是几挑子皮毛啊，妈妈帮你顺顺当当地交了差。”

“老妈妈，当真？”

“神圣的紫檀树，能轻易地随风摇摆吗？老人跟孩子说的话，能随便出口吗？”老人说着，拉住神货郎，“孩子，喝茶去吧！”

随着人们的说笑声，我们家那七簧大锁“当啷”一声开了。老人打开仓库门，指着里面白花花的绒毛，告诉神货郎：

“我儿子关其格和媳妇，劝我不少回，我都没卖，今天全交给你这好心人！”

.....

“看！人家神货郎就这样，在无意之中，完成了一项不好完成的工作。”老关讲到这里，故事算是告一段落，接着又问我：

“怎么样，咱神货郎‘神’不‘神’？”

“神，确实很神！”我嘴里赞颂着，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个高大的形象。啊！他不光有着神罗汉的风度，做出事来，也真有一套神奇的本领啊！

1962年9月于查干河畔